

拥你看

日落

朱朱
著

YongNi
KanRiLuo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你看

日

落

朱朱
著

YongNi
KanRiLuo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拥你看日落/朱朱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7

ISBN 978 - 7 - 216 - 06842 - 0

- I. 拥…
- II. 朱…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3318 号

拥你看日落

朱 朱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248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842 - 0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6.75
插页:2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平装)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1

与往日查办案件的程序类似,侦查指挥中心的材料从反贪局王大为局长那转到侦查一处老胡子处长那里之后,几易其手,又转到了朱超的手上。虽说是前年才来的检察机关,但朱超俨然是反贪局的一名办案能手了,凡是从行贿人处得到线索或是从纪委移交过来的案子,局长王大为和一处的老胡子处长多半是会通知朱超上会讨论案件情况的。

这次,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区委书记许长河涉嫌受贿的案子。案子原本有套办案班子在办,但办案期间出现了几种反常的现象,案子还没定好侦查方式,前来说情的人就把王大为的电话打爆了,这让王大为坐立不安,生怕有点闪失这案子就无法往下进行。他想来思去的,觉得总在自个儿眼前转来转去的朱超最合适。于是,开了个局班子碰头会后,案子的相关材料就到了朱超的手上。新人喜欢挑重担,老胡子处长是这么评价朱超以及和朱超一起从部队里转业来机关的同事的,反正局里现在的闲人也就是内勤了,其他人员一律上了案子,再想抽人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是这样,局长王大为还是给了朱超面子。王局长问朱超会不会开车,朱超想想说:“会开,就是以前开的都是军车,所以没有地方驾照。”局长听完,就给追加了一个司机到他这个办案组里,这也算是优待,起码,在朱超办了近一年案子的过程中,没有哪个办案组给过专职司机。

案子朱超接了,不仅接了,他拉来的几个办案人员,被一起转业到机关的同事们笑称是“堪称乌合之众”——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还没去基层院锻炼过,一个快退休的正科级检察官,再加一个合同工的司机。

去年底,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许书记去省里争取了省里搞的新农村建设修一条一级公路的资金,钱刚到账,关于许长河的举报信就到了市检察院反贪局王局长的办公桌上。七封出自关口市邮局,另外还有从允州市检察院转来的一封。允州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中心编号为79—1347号函,对方转来的不是复印件,而是原件,在办案工作中,原件,意味着对方重视,以及对关口市检

察院的尊重。还有一封是一个叫刘一通的写来的实名举报信，举报信内容不一，但大体上，都讲到许长河在修公路的返还占用耕地款上的问题，金额有讲500万的，也有讲5万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寄来的信内容大体一致，署名各异，但里面的占地问题，都反映在一个叫尤家村的村子里。

公路修建过程中，占用尤家村耕地最多，那个村子出的问题自然会多些。

只是盯着眼前的举报信，王大为有点拿不定主意，在他的印象之中，许长河似乎不是这样的人，但这么多年没见，他又会变为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一直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王大为也就没在第一时间将这些举报信呈给分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阅示，只是派了个先遣小分队去做下外围的取证工作，不想，在取证的过程中，不时有人打来电话问是不是有什么风声？是不是许长河得罪了哪位高官？也有请他手下留情的；也有明确告诉他拔出萝卜带出泥多少会溅自己一身的；更甚者，打来电话告诉王大为说，知道他儿子在哪里上学，请他不要对尤家村占地问题纠缠不休。这所有的电话王大为最不喜欢听的、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请他不要对尤家村占地问题纠缠不休这个电话，什么叫纠缠？是谁纠缠谁？真是无理取闹！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把先遣小分队解散了，正准备开会让朱超继续查此案时，不想，副检察长倒是又扔了份举报材料在他桌上，打开一看，居然也是举报许长河的。

让朱超查吧！不查怎么知道他许长河是黑马还是白马？

初查的请示朱超早就写了，不过不是因为自己要上这个案子写的，是带自己的师傅——也是反贪局的老兵，说是局长新交的任务，让他把这个初查请示报告先写出来，并拿出自己的意见，这是个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朱超当仁不让地冲了上去，不想，案件师傅没参与查，自己却上了这个专案组了。

2

刘家镇的尤家村其实离高新技术开发区并不远，翻两个山头就到了，看上去也蛮近，对面的屋檐瓦棱在山顶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连屋顶上晾的豆瓣酱是金黄还是绛红都能看个真切，但这两座山把这个秀丽且有不少矿物质



源的小镇给封了起来。

路边的黄色菊花开败了，残留在花枝上的几片花瓣在淡黄的枯草丛里显得更为孤单，朱超与赵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小赵把他的包背在身上，手上拎了几瓶水，不时伸出手来扶上朱超一把，才走半个山头，朱超的汗就把后背浸了个透。

“教导员，我都没词来形容你了，人家是越过越好，你倒是好，倒了个了。唉，什么世道啊，哪有这么不要求进步的领导啊！”

小赵边说边往前冲，后面跟的朱超有点吃不消了，长时间没有锻炼，今天突然爬山还真是不习惯。尽管累得气喘吁吁，可对自己带过的兵还是得负责，他接了小赵的话道：“走！哪来那么多屁话！我不想当领导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是时候还用你在这里说，快点，扶我一把，这鬼路，哟！”朱超滑了一下，不算严重，路边的黄菊花一丛接一丛，把他在半山腰给拦住了，想往下再多滑一点都是不可能的。小赵在身后及时地把手伸了过去，腰也往下坐了坐，朱超仰面把他的手拉到眼睛正前方，仔细看了看，说：“这手怎么一个茧子都没有？我说你们现在练不练枪啊？今天你到底带没带枪啊？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会儿被狗咬了我可是要还给你的。”

“怎么还啊？难道教导员想咬我一口不成？”小赵说完笑笑，用左手拍拍腰，示意朱超快走。

刘家镇地处鄂西北，东临湖南省，北靠黄石，西南被大山包围，风景是不错，就是穷得很。小赵不停地指着路两边的房子说：“看到没，这个要是不拆，以后也是古建筑的典范！”一路走走说说，也还算是有趣，让朱超多少把李三民和林杨没同来的失落捡回了些。

在小镇的最东头，他们总算看到了一处“豪宅”，一座三层错落有致的小洋楼，墙壁跟当地人粉的颜色完全相悖，用粉绿色做的基础色，往二楼三楼，色彩渐浓。小洋楼带了独立的小院，里面那早就枯了叶的葡萄架子伸出了院墙，从镂空的墙壁往里看去，院子里还种了些时兴的萝卜白菜，还有几根枯黄的玉米秆子立着。朱超看着入神，小楼的门窗用的都是过时的铝合金做的，窗帘却是最时兴的三层布料，这在市里来说，算不上什么“豪宅”，顶多是别墅方阵里小得可怜的一部分，但在这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居多的房子群落里，

它显得特别。朱超想问问房主是谁，可小赵头低得贴到地面了，他只得收了自己的好奇心跟着小赵往前继续走。路的边角，一栋欧式的灰色的两层小楼隐藏在一片枯黄的豆角秆之中，一楼的门前屋后边边角角都被种上了豆子，枯黄的豆秆立在那里，跟这栋楼极不匹配。

“老教导员，我说你就别看了，刘一通的家。”小赵捅捅朱超，随手举起拳来往门上重重地擂起来。

“什么时候摸得这么清楚的啊？小赵，真看不出来，你还有一手呢！”

“那是，跟教导员学习的结果。再说，人民警察也有绝活的。”

门开了，小赵没等人请就一步迈进了院子，他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则把门撑着，仿佛怕人把门立马关上似的。

“你们找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立在门口，歪着头有点惊讶地盯着赵欢问道。朱超想跟赵欢交代客气点，不想赵欢不等他开口，越过小男孩又向里面迈了一步。

“人呢？屋子里的人呢？”小赵无视小男孩的存在，自顾四处打量着。这房子做得有点怪异，他很好奇，但实在是抹不开面子去问，索性自己用眼睛来解释这些好奇了。

“我不在这吗？你们找谁？”小男孩拉拉朱超的衣角，跟着小赵的话问了句之后，大声朝屋子里喊：“妈，来客人了！”

一个中年妇女开了门，当听到朱超解释自己是检察机关的来这里调查点问题时，脸就拉长了许多，随后说了句当地方言，不等朱超弄明白，已被妇女推到了门外，大门“光当”一声被关上。

举报人刘一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举报之后又拒不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呢？这中间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门再次被叫开，开门的是个中年男子，面相相当和蔼，眉心有痣，朱超觉得这人在哪里见过，正想要问，中年男子却说：“我是刘一通，真不好意思，今天家里有点急事要处理，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一早我去找你们。对了，我的电话。”门后递出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随后，门又关上了。

来一趟不容易，这山路走过一趟就不想再走第二趟，今晚只能在这里将就着过了。朱超没跟小赵多解释，他觉得是个人都会这么想。至于小赵的脸





在他背后有没有拉长,那不关他的事情,既然跟着自己出了门,当然得听自己的指挥了。

当晚,朱超跟办案组里成员李三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就在刘家镇不回了,让李三民跟那个刚来的大学生以及司机通报一下,免得大家担心,不想李三民哼着鼻子说了声“知道了”后就把电话挂了。

刘家镇上有一家民营的招待所,与其说是招待所,不如说是有人在房间里给了一张床和一瓶不开的热水,晚上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上厕所要到门外面。这么简陋的条件,朱超没觉得什么。去年去外地办案时,有几个晚上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三个人挤在一个车里,将就了好几个晚上,现在有个伸直脚的地方,也就不错了。可小赵死活不肯在这地方住,朱超只得又做了半天思想工作,搭了顿饭才把小赵的情绪安抚定,结果,发现卫生间没水,没办法,朱超只得带了小赵收拾行李准备往市内找一家宾馆安顿。

3

天色暗了。秋天,南方的城市里完全不会这么早就暗下来的,今天也没下雨,天色怎么变得这般诡异?反贪局长王大为把手头的文件收拾了,转身到办公桌后边的保险箱跟前,又把文件仔细地看了看,叹了口气后,还是打开了保险箱。保险箱里的文件已经不少了,都是领导交办的,今天接手的这个文件,是江口市委李书记亲自批示的,上面的字密密麻麻,不用说,李书记对这事重视得很,刚才在检委会上,他一直压着李书记的这些批示,没向检委会汇报,这事他得先向检察长汇报,明天下午,又是法定的开检委会的时间,到时候再给大家看书记的批示吧!

窗台上从温室里买来的杜鹃开得如火如荼,把几天没擦的窗台点缀得有几分可人相。王大为不想这么早就回去。妻子在市一医院上班,是个外科医生,一天恨不得上两三台手术,搞得天天加班,比自己还要忙,回去饭倒不用自己做,可孩子回得早,会缠着自己问这问那,这几天,事情一拨接一拨,想事都没时间,哪还有心思陪儿子?

水杯在桌子最左边,王大为伸手端起水杯后很自然地站到了窗户前,看楼下如织的人流和车辆。司机王海早就在办公楼前停车等着,在车上看报纸,王大为在办公室里看得真切。他把许长河想了又想,这个人他不仅认识,还特别熟悉,在大学时,许长河高自己两届,是学生会主席,人称许才子。诗写得好,毛笔字也写得好。十年前,他还收到过许长河寄来的诗集,四大本,印刷的质量不怎么样,但内容却不错。现在,反贪局里收到了好几封关于他的举报信,刚才收拾的文件,是市委李书记关于许长河的批示。

王大为见过的领导批示不下万条,在这个局长位上呆个三年,什么批示都会见到,批示多半指示简明,而今天李书记的批示上,却啰里巴嗦地写了一大堆。是要加强经济建设还是要严查?其实也蛮明显,两样都要,但这似乎不太好搞,熊掌和鱼怎么可以兼得?上个月,市里的新闻以及省台的新闻都播了许长河引资修路的事情,省卫视还做了个许长河的专访。据他所知,省交通厅给他们批的钱够多的了,但这家伙似乎属于特能折腾的人,年年都整出点事情来。如果严查,投资方肯定会有部分撤资的,到时候,别说不查,就是把许长河放出来把那些撤资的公司拉回都难。

刘家镇王大为去过,不只是一次,是好多次,市检察院的扶贫点就是那个地方。六年前,他还去呆过三个月,那个地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记在心里。那里什么都好,就一点,穷。现在,任开发区区委书记的许长河想改变,他也有这个能力改变,有什么不好呢?可这信里面反映的问题是真是假?

这年头,能干的,都是那些能折腾的,当然,做得多自然招来的不满就多点,哪里有干工作不得罪人的?说实话,自己这个局长也属于在夹缝里求生存的职位,在外人眼里看来,自己风光得很,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一把手,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可实际上,却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

桌上的电话响了两声,王大为过去准备接,但电话又突然没了声音,他转身回到沙发跟前,电话又响了。

“我今天回不去了,王哲刚才打电话,说在学校里出了点事,你去看看吧!”妻子叶梅在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急促,想必一会她又要上手术了,不然她不会这么早就放电话,起码还要讲点别的。他和叶梅是在学校搞联谊会时认





识的,到现在他们也搞不清当初是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把婚结了的,反正,爱情是谈不上的。结婚十七年,他和叶梅没红过脸,但家庭冷暴力是常有的,这在外人看来,好像没什么,不吵不闹,他们家就是和谐文明的五好家庭了。

“是什么事情?”王大为突然想起接到的恐吓电话来,想想又觉得自己多心了。

下午高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局长黄进军过来向市院反渎职侵权局汇报工作,走时顺便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了坐,黄进军进门后连水都没喝一口,不吭不响地扔了两条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烟在办公桌上掉头就走。凭直觉,王大为觉得他是在局里挨了批评。上周王大为准备提醒他的,让办案时注意点,别把人家的钱物扣了案子也扣着不办,领导现在对这种事情重视得很。今年以来,各个区、县院办了四个这样的案子,在接案子时还为此挤破头,一个个在检察长那立军令状,好像不把这堡垒攻破就不在反渎职侵权局长的位置上坐似的,自然,黄进军也在立军令状的行列里。只是他接的案子比起别的案子来说复杂了点,事情也颇让领导关注了点,这么一来,就算案子按一般的程序办了,没搞好向人大、市院以及当地政府的汇报,也就相当于白搞了。从政这么多年,黄进军当领导的时间也不短,汇报工作自然是会搞,但反渎职侵权局属于刚成立的新部门,人员虽然是挑选的,却也不排除个别想往里钻的业务不通的办案人员。案子他当局长的只能部署,具体操作还得办案人员来做,出门办案都在外边,稍稍不留意就会出现差错,他黄进军不想看到,也不愿出现什么问题。但这个集体里,有时出的问题是管理者也无法想到的。比如说这次办的区教育局局长玩忽职守造成教育资金流失120万的案子,这个案子里,区教育局的局长先是利用职务之便索贿12万,再才批条同意搞学校建设。该案的案情不复杂,基本情况市检察院也都摸得比较清楚,最主要的是举报人愿意配合反渎职侵权局办案,有这得天独厚的条件,黄进军觉得案子应该拿得下来,况且,有这12万,办案经费也能得到缓解。谁想到案子办到一半,钱花了好几万,那个局长潜逃了。现在,追捕专班跑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把人找回来,技侦手段早就请示市检察院上了,每次追捕专班去带人时,都慢了半拍,确实是伤脑筋的事情。

今天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周维东局长要求黄进军亲自去追捕,带不

回人来，没必要到市院来汇报。周局长这么说不是没水平，黄进军也知道他说的是气话，可气话也不能这么样说啊！

4

觉是要睡的，饭也是要吃的，至于案子，那是更该办的。朱超看看小赵那一脸的不快，说，“大老爷们，哪不能吃哪不能睡的？非得回市里去住吗？”

晚饭时间了，小赵半天不说饿，朱超忍到七点，实在饿得不行，才有话没话地跟小赵拉起家常来。

“女朋友最近好吧？”

“也就那样子。”

“父母还好吧！”

“我不知道，很长时间没回家去看了。”

“你呢？最近工作还好吧！”

“我说教导员，你今天怎么问得这啰嗦啊？好不好还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到好的时候自然会好起来的，不好说得再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真是的，《大话西游》剧组没把你挖去那是亏了。”

“行了，少说两句啊，吃饭了，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地往街上走，说是街，无非是有两排整齐点的房子，路况比起那些泥土路来说，是水泥的，虽不宽，但走辆车再加并排的两个人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小赵不愿跟朱超一起走，这点，朱超看得出来。十几年来，在部队里做政工后勤工作，哪有看不出别人思想的教导员呢？

“小赵，生什么气啊，出来办案子，是讲纪律的，再说，大老远的来一趟刘家镇不容易。你也体谅下老教导员嘛，年纪大了，行动没以前敏捷了。”

“请我一顿大餐算是今天我留在这里的代价吧，这点要求不过分吧？”小赵的脸短了些，朱超只得点头应了。

山里的特产丰富，晚餐朱超点了个新鲜黄菇炒肉，一个凉拌野阙菜，主食是黄菇煮豆丝，要了两瓶啤酒。小赵对黄菇炒肉感兴趣，一份吃完了，不等朱





超开口,他又让上了一份。有酒,两人的话自然多,只是酒对小赵来说,似乎一瓶不尽兴,他还想再来一瓶,朱超给拦了。

办案有纪律,是不能喝酒的,小赵是个警察,他们的纪律应该不比反贪局的纪律少几条,似乎还多。检察院里只是下了个禁酒令,严禁在工作日的中午喝酒,严禁办案喝酒,严禁在检查工作时喝酒,等等,七七八八有几十条,别的似乎跟自己没多大的关系,只有这三条朱超记得还清楚,他的底线,是不越这三条。现在跟小赵,是自己的兵也是哥们,是战友,少喝点无所谓的,要是跟自己的那个办案组,他是一滴酒都不沾的,不是为做给谁看,而是他压根儿不放心,一旦自个喝多了,这个办案组就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了。

饭吃饱了,也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刚回招待所,王大为的电话就打来了,让朱超连夜赶回。

可是,局长也没说怎么个回法。车没有,就两条腿。朱超收起电话,看着还在低头吃饭的小赵,搞得小赵脸红红地伸出手来在脸上抹了一把又一把,生怕把自己的光辉形象给损了。不想朱超还在看,许久,才说:“小赵,你想想办法,今天一定得把教导员送回市院,老板在办公室等着我。”

“出大事了?教导员,就你那还有大事出?”小赵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不等朱超开口说话,他又恢复了食欲。

“刘家镇的派出所你熟悉不?让他们派个车送我回去。”

“教导员,你当派出所是你家开的铺子啊?想干嘛就干嘛,我还想让派出所送点人民币来呢,有可能吗?没有!所以,教导员,我就算是熟悉,也开不了这个口。”

“你真不帮我这个忙?那我可是白带你来了,关键时候啊,关键时候你要冲上去才像我带的兵!”

“教导员,你少来这种激将法,这可是地方啊!”

“你个小兔崽子,地方怎么了?地方你也得给我找辆车回去!快去!”朱超佯装生气的样子,小赵以为他真是生气了,不得不掏出电话来打起来。

打了三个电话之后,才有一个应了,但还是说要等会儿才能派车的,刘家镇派出所就那么一辆车,这会听说是有个孕妇要生产了,派出所的民警正帮着往医院里送人呢,他们要走,也得等车回来才能走。

两个半小时后,刘家镇派出所的民警才赶到跟前,在送朱超的时候一个劲地问来干嘛,小赵笑而不答,朱超倒不含糊,他也一个劲地问开车的民警这是派出所让问的还是个人问的,回到开发区,朱超就直奔了专案组,谁也没叫,带上司机,连夜回市检察院。

半夜三点。

高新技术开发区如意宾馆 408 房里,小赵正在酣睡,此起彼伏的鼾声把门口站着准备敲门的许涵给逗乐了。

楼下值班的服务员追着许涵的步子上楼来,她伸手开灯见到许涵后,吓得一声惊叫,随即失魂落魄地跑开了。看到服务员那慌不择路的样子,许涵笑出了声。

“半夜三更的,有什么事情吗?”小赵开门问她,看不清门口站的人面目,披的白床单有点怪异,世间没鬼,小赵自然是动手将那白床单给扯了下来。许涵跃入他的眼帘,顿时让他感到眼前一亮。

有备而来。

看到许涵那张妩媚的笑脸,小赵感到浑身不自在。在以前和她打交道时,她可是没一点的笑意的,这会看起来,似乎更妩媚可人些。香味有点眩晕,小赵听不清许涵说的什么,许涵不停地在房间里东看西看的,似乎问了他朱超怎么不在的话,随即,他收到了一个信封。

送钱小赵见得多,但美女大半夜来送钱,小赵还是头一次遇见。

在许涵转身走到门口时,小赵动手拉了她一把,许涵反抗,但似乎不是认真的反抗,小赵没犹豫,把嘴唇压了上去,双手也不自觉地向她的胸前伸去。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小赵正感觉到许涵热烈的回吻,细细的舌尖勾着他的上腭,轻轻的搅动犹如磁石,甜蜜甘冽如清泉。

有手伸过来拉开他们,奇怪的是看到许长河的时候小赵觉得没什么不正常的,这年头,什么公关型的都有,有许涵这样的美女做公关的武器,他觉得自己是愿意的,哪怕就是一个轻轻的吻,也知足了。

许长河似乎对小赵不感兴趣,对女儿所做的这一切,很是有有点羞愧和恼怒。于工作而言,他做得完美,但是,做得越多,问题似乎也越多,不是怕这些问题,而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容不得这些细小无聊的事情来破坏。本不是大事



情,自己只不过是违反了几个规定,但这些都是为了工作。老百姓不领情,去省里、市里告状,那是自己的工作没做通,没跟老百姓交流,关键是现在班子里不团结,居然有班子成员掏路费让老百姓到区里、市里去上访的!还有区里的干部到处写信的!自己身上原本没什么,哪个干部身上不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问题是经济上去了!关口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自打成立以来,没哪任书记有自己干得这么好的!这不是吹,是事实的证明,招商引资,整个高新技术开发区里百分之八十的外资都是自己引进来的。

什么世道啊!许长河心底愤愤不平。

女儿许涵进了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第一个月,许长河就和她的妈妈离了婚,现在,前妻江玉洁从学校里调到了区教育局工作,听说正在组建新的家庭。女儿在许长河与江玉洁离婚之后,一直没找过江玉洁,她的心底里,是母亲先要离开父亲的,父亲一直对母亲是百依百顺,母亲这么做,对她的伤害是无法原谅的。许涵更知道,自己现在这么帮父亲,如果搞不好,就是玩火,搞得不好,母亲知道也会疯掉。可现在,她宁可让母亲疯掉,母亲在她的眼中,实在是无法去原谅的。

11

许长河不想许涵这么胡闹下去,他虽有怒,却又不能当着小赵的面发作,拉着女儿本来是想说什么的,看到女儿一张泪脸,他也有往外掉泪的冲动。有些时候,亲情的关爱也是种负担。

5

朱超带了司机连夜往市里赶,一路上,司机要不就抱怨,要不就打瞌睡,上了高速,司机还在那里说个不停,朱超实在听烦了,叫司机先停。停下后,他下车拉开司机的车门,说:“你坐一边去,我来开!”司机当然不肯,不过,司机的话也少了许多。但到了市区时,司机又问起朱超这会回单位去是干什么?朱超想想,没好气地说:“办案前我没跟你讲过纪律吗?不该问的不要问!”

不要说司机烦,朱超也烦。半夜三更,王局长叫自己回单位一趟,办点

事,在天亮之前还要赶回刘家镇。是什么事情这么神秘?

是许长河的案子?王局长要给领导的批示还是要亲自作指示?在一头的雾水中,朱超总算赶到了单位。王局长办公室的灯亮着,看来他一直在等。

“报告!”朱超在王局长门口敲了半天,里边没反应,他索性喊了声报告,洪亮的声音,把里面正想事情的局长惊了个激灵。

“来了!到底是部队干部转业的,部队的作风居然还保持得这么好!”王局长边开门边说,话语平和,把朱超着实地暖了一暖。

“今天晚上辛苦你了,有个任务,比较重,交给我你放心。”

两个牛皮信封,是大号的,鼓鼓囊囊的,不过,还是能看到形状,是酒或是两盒茶叶。朱超不能肯定,他想问问,但局长已经在办公桌前坐下写地址了。“这个地方,有人在那里等,送完直接回刘家镇去办案就行。”

局长对正在办的案件只字未提,看来,确实是件要紧的事情让他办。只是这事情为什么是单位对单位?让他把这两个信封送到高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黄进军局长办公室,而且,这会黄局长在办公室里等着。

朱超下楼上车,司机睡着了,他想想还是用力推了一把。司机被人惊醒,一脸的不快,在那里先是伸胳膊然后又伸腰的,搞了半天,才问去哪里。当得知去高新技术开发区院后再返回刘家镇时,司机的口张得跟布袋似的,问:“朱处长,你有没有搞错啊?半夜时分,我说了不加班的,到时候你们怎么跟我算加班费呢?我可是要五倍的!”

“下来!五倍!开什么玩笑,不让你下岗就不错了!”

“别别!别,别!有话好好说!”司机伸手去拦朱超,随后笑眯眯地说:“处长你看你,跟你开玩笑呢!我怎么会不去?朱处长指到哪里,老侯就开到哪里!”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快点,从后门走,不要打大灯。”

“干嘛!这加班加点干工作还跟做贼似的。”

“侯师傅,今天出来的事情,就我们俩知道啊!”

“真是的,什么事啊,还这么神秘,那我不白加班了!放心,话到我这里不会有别人再听到!”司机嘟囔了一阵子,但很快就把车开到了正道上,平稳地前行着。





一路,朱超盯着前方看了许久,牛皮信封装在包里放在他的膝头,静静地躺着。

事情有点麻烦,黄进军没想到越来越麻烦。教育局的副局长潜逃了不说,副局长的小舅子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坐,顺了两条烟给他,他推了推,没推下,只好收了。这在高新技术开发区,也没什么,谁没几个哥们?平日里,这个小舅子也常到他的家里去坐坐,有时一起吃饭,因为他跟黄进军的弟弟黄进勇是同学。现在,为这两条烟大半夜王大为打电话叫他三个小时后去办公室等。

会是什么事情?黄进军越想越不安,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到了办公室。路灯早就灭了,去办公室他连司机都没叫,自己开的车,进门岗时他主动跟门岗打招呼,打完招呼他又在那里发笑,爱干什么干什么,关他们什么事?

电话里,老同学王大为只说了一个字:烟。

烟,平时去市检察院时偶尔也带条把两条的,今天自己不会这么点背的,在反渎职侵权局那里挨了通批,这烟,老同学是拒收还是……不过,办公室里还有一条烟,这剩了一条,是打算自己抽的。这烟难道还有文章?

果然,黄进军把烟打开后傻眼了。他把窗帘拉上,把台灯打开,将办公室的门反锁了之后,喝了半杯浓茶,细数之后发现是2万,且都是崭新的百元面值的。

钱,黄进军见过不少,去搜查时还查出过现金1600万的,整整一个床底装得满当当的,那才叫人开眼。把钱放进烟盒子里装着送礼的事情他听说过,没见过,没想到自己碰上了。2万,想到法律上对受贿的界定,他突然一头汗,老同学王大为那里2万,他是不是想到行贿了?2万在行贿上讲不是小数目。想到这他拿起了电话,那头,除了无人接听就是关机。

黄进军在办公室里把上午在周维东那里听的一些情况往笔记本里记了记,写了一会,又不由自主地往窗前走,看看楼底下有没有车来,院子里两盏灯,看不清人的面孔,但能看见自己的车边停了辆刚到的车。

不等朱超开口,黄进军把还没来得及在办公室里坐下的朱超一把按住,随即语无伦次地兀自说道:“你,你吃过晚饭了吗?先进来坐,坐,先坐坐。”

“黄局长,别太客气了,大半夜的也不想吃什么了,王局长让我来一趟,把

这个给你就走,你要是没什么要紧的事情,那我可是先走了。”朱超面无表情地说,他没等黄进军的下文就转身了,转过身子之后觉得欠妥,又转过去面对黄进军。

“啊!”黄进军大吃一惊,“你就为送这个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

“黄局长,王局长交代不要多问,我手里还有事情在处理,这会儿不走,可赶不上了。”

“等等,呵呵,来一趟不容易,这么晚,跑这么远的,一起吃个宵夜吧!”

“我还有个同事一起来的,黄局长,你见外了,回头有的是时间啊!”

“同事?”

“就是司机,老侯,可能您也见过。”

“呵呵,看我这记性,好的,好的,你慢走。”

朱超出了门,在电梯口上,黄进军跟来了,手拿一盒打开了的茶叶盒,“铁观音,我喝了几次,味还不错,今年的新茶,带上吧,晚上办案子喝点”。朱超觉得这个局长真是怪异,怎么给人一盒打开了的茶叶,他推了一会,没推掉,只得接了,在电梯开门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冲黄进军点点头。

车在夜幕里消失了,黄进军在窗户口,看到门岗把门开了一条缝,随即,车如箭,窜了出门,他笑笑,老王给自己留了一手,看来,还是老同学理解自己啊!

这算哪门子事?他拿起电话,想跟教育局副局长的小舅子夏海天打电话,电话拨到最后一个号,他又放下了。刚要发呆,电话响了。

王大为问:“收到了吧?收了明天退回去!”

“是退纪委吗?”黄进军问。

“你想退哪就退哪,我可管不着你哥们给你送东西的闲事!”

王大为放下电话后气呼呼的,这一晚上,他的手机破天荒地开到了现在,儿子在学校出了事他也顾不了,老婆去处理了,他相信老婆有这个能力,只是这个黄进军是怎么回事?朱超刚才发短信说事情办好了,他想想给老同学打个电话提个醒,不想,黄进军还这么糊涂。真拿他没办法,他等黄进军打来,等了好一会,老同学的电话还没打来,没办法,他只好再打过去。

“喂!进军!是我,大为,谁给你的你就还给谁!明白了吧?”培养一个